

將聯合國也門觀察團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起再延長兩個月，至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止。依照去年十一月所採的非正式程序，³² 雖然本人相信無需就此問題舉行理事會會議，但曾非正式與各理事國磋商，俾確知依照所報告的情況，對延長事並無異議。事實上無人異議。

³²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5447/Add.2。

文件 S/5572/Add.1

[原件：英文]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

關於上次報告書[S/5572]第十一段，本人願向理事會報告因就聯合國也門觀察團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起再行延長二月事非正式諮詢理事會各理事國意見並查明並無異議後，茲已決定將該團延長至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

文件 S/5573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賽普勒斯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英文]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

鑒於有決議草案[S/5571]提出，賽普勒斯代表團認為在理事會中答覆鄧克達斯先生(Mr. Denktas)的曲解與謾言，似不合決議案的精神。但這些不負責言論之中最少有若干不可不由此函加以糾正。

理事會所聽到鄧克達斯先生的言論並非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呼聲，而是由另一喉舌發出的安卡拉呼聲，其意念相同，甚至詞句亦相同。從這一點說，他的發言[第一〇九九次會議]顯露了其所涵意義。他明顯證實了他的思想及情緒全非賽普勒斯人，而是照他自己所說的自土耳其“投入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他顯示他不忠於他自己身為公民的國家，而忠於一個外國土耳其；在他身為公民的國家受土耳其侵略與侵入的威脅時，他擁護侵略者。

土耳其確於一五七一年以侵略及侵入“投入”賽普勒斯，但在賽普勒斯島定居的土耳其人終於成為賽普勒斯人的一部分，亦一貫被照此看待。鄧克達斯先生想使賽普勒斯籍的土耳其人退回到那個“投入”的想法，使他們與大多數賽普勒斯人民隔絕。照此種意義說話，鄧克達斯先生盡力製造分裂及絕對隔離。他追隨土耳其代表，堅持一種奇怪的觀念，認為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不是構成賽普勒斯人民一部分的少數民族，而是與賽普勒斯人民各別無關的社團。世界上任何地點均不接受或容許在同一國家內有這種分別的觀念。每一個別國家的人民都是成為一個個體。其中的少數人民集團，不論其人種來源或宗教如何不同，均視為同一個體的一部分。甚至巨大而且種族完全有別的少數人

民如佔馬來亞百分之四十的中國人，也認為是人民的一部分。鄧克達斯先生受安卡拉的指示所提出意見在歷史上或聯合國中均不能存在。我們知道其惡毒目的為破壞賽普勒斯的統一與領土完整，以便土耳其兼併。但是這種態度與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公民地位不能相容，該國的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因此受到侵犯。分治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不問理性推行那種政策，其結果將使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不僅離開賽普勒斯人民，亦且必然離開賽普勒斯土地。

但是我們相信鄧克達斯先生及其同伴們並不代表大部分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真正意見。他們之中有一些中了輸入的狂熱主義的毒，其他則為土耳其地下組織所殘酷迫害。祇要沒有這些惡毒勢力，他們自然會採取符合其真正利益的途徑，與多數人民和平共處並合作，以謀雙方的利益。

鄧克達斯先生所供給情報性質之虛偽，亦可就其引述副總統庫蘇克博士(Dr. Küçük)致總統馬卡里奧斯(Makarios)大主教的長函見之。該函片面提出一堆控訴和指控，儼如係在日常事務之中說出來的，而實際上該函發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即鄧克達斯到達紐約準備在安全理事會中發言後二日[見第一〇九九次會議，第六十九段]，係最後一刻想起而草擬書寫的，其唯一目的是在安全理事會加以引述，使人發生誤解，而不提及覆函或覆函的可能。

鄧克達斯先生引述總統演說的諸段與引述的目的正相反，因為其中明白表示總統如何關切鞏固及穩定